

開啟藝術行政大門 業界拓思維創新機

搞藝術真的「難搵食」，只賺得「滿足感」？有人說「藝術行政工作個名好聽，工作內容似打雜」，究竟具體要做哪些工作？在轉變中的藝文生態環境下，藝術行政工作人員將面對哪些機遇和挑戰？為吸納有志投身藝術者入行，也為答疑解惑，香港藝術行政人員協會在舉辦招聘會時同場亦有多位經驗豐富的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分享他們的藝術行政之路，以及行業的前景和機遇。

藝術行政人員究竟具體要做些什麼？來自M+的副策展人（教學及詮釋）胡沐雲與助理策展人（設計及建築）黃鈺雯以「剖析博物館」為題與眾分享。據黃鈺雯所述，雖然M+博物館大樓2018年才落成，但相關團隊早在2012年便已組建，由零開始建立館藏、豐富內容以及建立與觀眾的聯繫，「團隊會負責保養修復作品，處理作品物流安排、佈置、借出事務等，也需要同藝術家、設計師談合約內容，所以成員的背景非常多元化，不一定要讀藝術出身。我們現在正策劃M+的首個設計藏品展覽，為此我去了很多家夜冷舖、二手書店，也去工廠倉庫『尋寶』。」

胡沐雲則分享兩年間自己在M+參與策劃的種種活動，她說：「在『M+敢探號』活動中，我們選中一架貨櫃車，親自帶它入廠裝飾，又請來不同的藝術家設計框架，我們則會全力配合藝術家的創意去採購和安排，最終使其成為一個流動舞台走入學校、邀請學生走入貨車互動，建立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藝文生態正轉變

香港教育學院EMA課程席聯席總監鄭新文教授在題為「藝術行政人員的機遇」的分享中提到，香港藝文生態最大的特點是「政府高度直接參與」及「藝術表達自由」，政府以提供優質和均衡文化服務為目標，參與包括管理場地、主辦節目、拓展觀眾等事務，「香港大部分文化藝術活動和院團均獲得政府資助，與內地和歐美相比，節目票價始終保持在低水平。但是，除政府外，各界對文化藝術活動的捐助和贊助不多，中介機構如經紀公司、票務公司不發達，能夠盈利的商業活動也不普遍。」他說。

鄭新文表示：「未來，香港的藝文及創意產業的場地會愈來愈多，包括中央警署、西九、東九等將陸續落成，這些新場地將帶來與舊不同的場地管理模式，

例如部分場地應會設藝術總監職位，使節目內容本身超越行政考慮而更具主導性。同時，也會有更多戶外活動及靈活形式活動出現，如自由野、草民音樂節等，使欣賞藝術不只局限於劇場內。」

他又謂：「可以看到未來好的趨勢是商業贊助及捐助更受到重視，而政府則成立配對基金鼓勵私人參與，也會有更多空間給中介機構發展，例如節目製作人、經紀公司、主辦單位、藝術公關機構等。在這樣的氛圍下，會有更多公眾社會人士關注及參與手作市集、街頭表演等這樣的文化藝術活動。另一方面，香港與內地及鄰近地區的文化交流、合作將更為緊密，相信未來也會有更多的文化旅游項目。」

機遇與挑戰並存

相對的是，藝文生態環境愈好，藝術相關平台和發展空間愈大，無論是在市場、資金還是人才方面，本地藝文界所要面對的整體競爭也將會愈大，競爭對手也會有更多「過江龍」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藝術行政人員應該做些什麼？鄭新文回答道：「這需要從

業人員發揮創業精神、積極創新，開發新活動、新觀眾和新運營模式，提升融資能力，主動拓展網絡，尋找合作夥伴，開展跨界別、跨領域合作，尋找更多贊助、資助和捐助的不同收入來源。同時，還需提高市場營銷和觀眾拓展能力，以增加機構的票房和服務收入，不斷把有限資源的效果最大化，把單一活動加入更多深化、教育、外展、展示等不同層面，以帶來更多和更大的影響。當藝術管理人員的流動性更大，跨國就業變得普遍，他們也將更具前瞻眼光和國際視野，懂得審時度勢、把握機會，可以把國際競爭者化為合作夥伴。」

「在整體行業和政策的配合方面，我們也需要更多的文化中介機構、提供藝術服務的機構以及從事藝術倡議的機構，業界不能單打獨鬥，需要集合集體的聲音，促進大小藝術團體合作，團結向外界推廣。在政府的角度，需要更具體的文化政策，清晰的發展方向和藍圖，讓大小團體都能因應政策而找到自己的未來方向。只有這樣，整個文化生態才會更好。」他說。



眾藝術行政工作管理人員到場分享經驗。張岳悅攝

M+博物館大樓設計圖。網上圖片



鄭新文在題為「藝術行政人員的機遇」中分享。張岳悅攝



胡沐雲(右)與黃鈺雯分別介紹M+的豐富活動。張岳悅攝



「M+敢探號」邀學生走入貨車互動。網上圖片

川青藏三地 共慶「壤巴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 四川阿壩報道）8月8日，川青藏三地群眾成群結隊來到四川省阿壩州壤塘縣，載歌載舞共慶壤巴拉節。開幕式上，當地獨具特色的財神迎請儀式，令人耳目一新，受到不少專家學者和遊客的喜愛。據悉，「壤巴拉」為藏族供奉的財神爺，在四川壤塘境內正好有一座「藏巴拉」神山，「壤塘」縣名由此而來，意為「財神孺子」。八和十八，被藏族看作跟發財有關的數字，於是，當地人便將每年8月8日確定為壤巴拉節。

壤塘位於青藏高原東部，大渡河上游，地處川青藏三地結合部。境內棒托寺塔群與西藏降扎寺和甘孜州色達寺齊名，確爾基寺、澤布基寺和藏哇寺為世界唯一覺囊文化中心，「梵音古樂」成為我國藏傳佛教現存最古老的樂種之一，日斯滿巴爾房被譽為藏族民居之王，福氣九奶袋更是受到廣大群眾喜愛。為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內涵，展示文化多樣性，8月8日至9日，壤塘縣舉行以「文化、和諧、奔康」為主題的「壤巴拉節」暨文化發展大會活動。此次大會包含文化發展大會、壤巴拉文化發展論壇，以及藏戲匯演、財神迎請儀式等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

藏戲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劇種系統，青海的黃南藏戲、甘肅的甘南藏戲、四川的色達藏戲等各具特色。壤塘縣藏戲團成立後共創作劇本11個，其中包括《文成公主》、《赤松德贊》等，在第四屆成都國際非遺節、「西博會」上成功演出，震撼了無數觀眾。由確爾基

寺、澤布基寺和藏哇寺組成的覺囊文化中心，規模宏大，歷史悠久，「中國第一、世界唯一」。因建築獨特的寺院、恢弘的佛塔、經久傳世的文物、財神的傳說享譽四海，2007年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棒托寺與藏區著名的三大塔林西藏降扎寺和甘孜州色達寺齊名，石刻藏經集中在塔林中央，有藏學專家稱之為藏傳佛教中塔的「博物館」，200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藏茶、藏香源遠流長數百年，其製作工藝早已成為壤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壤塘製作的福氣九奶袋，經高僧大德加持法力後，更是平安、招財、智慧的象徵。

「孩子們在這裡學習，不僅不繳生活費，每個月還有300元的補貼。」8月8日，記者一行來到壤塘縣唐卡傳習所，一個四合院的兩層小樓住滿了學員，他們正在聚精會神繪畫唐卡。負責人陸日介紹，傳習所共有500多名學員，不僅讓他們有了一技之長，更重要的是讓唐卡這門傳統文化得到傳承。短短半天時間裡，記者一行先後深入藏茶、藏香、藏藥、藏戲等傳習所採訪，見到了極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在民間傳揚。壤塘縣有關負責人介紹，該縣已建起11個傳習所。「這種方式實現了優秀傳統文化逐步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調，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善的民間文化保護工作人才培訓體系。」上述負責人說，壤塘已找到一條深度挖掘、保護和弘揚優秀民間文化的基本路徑，徹底改變了非遺文化「小眾文化發展、傳承單一易流失」的不利局面。



「壤巴拉節」開幕式。李兵攝



藏民手工製作藏香。李兵攝

詩歌復興照亮人性美 描繪百姓生活變「貼地」

新華社電 詩歌，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追尋的可以自由安放靈魂的棲息地。近年來，中國詩歌逐漸回歸大眾，關注當下生活，並大步走向世界，「復興」的熱潮中，也應有幾多冷思考。一段時間以來，國內外的詩人、譯者圍繞中國詩歌在海外的翻譯、出版、傳播狀況進行思維的碰撞，共同推動中國詩歌走向世界。

今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日本思潮社在北京簽訂協議，合作出版《中日詩歌叢書》，深度展示雙方現代詩歌發展成果，第一期由中日雙方各推選本國10名詩人的詩集翻譯出版。7月，中日韓三國詩人、中國知名朗誦家等以研討會、論壇、朗誦會等形式開啟了詩歌交流。詩人屈金星朗誦的《我和屈原同一個DNA》等受到歡迎，傳播者們賦予詩歌更多元的藝術表現方式——可吟、可歌、可舞、可演。「中日韓三國一衣帶水，詩歌、文化交流源遠流長。」中國詩人代表團團長、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詩人北塔說。韓國濟州島葉文學會會長高勳植致、日本詩人森井香衣、本村俊弘等表示，希望通過此次詩歌交流，進一步加強亞洲文化溝通、互動。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詩人曾凡華說：「詩歌是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甚至全人類心靈的吟唱，反映了永恒的情感。開啟國際詩歌交流是一次很好的詩歌外交，充分展示了各國詩歌文化與詩人風采。」詩歌，一向有著關照現實生活的傳統。從《詩經》、杜甫，到近現代的郭小川、艾青，都以對生活的觀察和體驗，描繪着生活的本質。

當下中國，有人感嘆詩歌是「無用之物」。然而，在國際絲路詩社理事長張明看來，當下是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新的生活形態和文學傳播手段給詩歌插上了騰飛的翅膀。今年2月，浙江浦江縣建光村3個孩子失聯，在經過7,700餘人次的3天搜尋後，孩子成功獲救。其間，詩人及各行各業的詩歌愛好者在各媒體發表詩歌，最終誕生了一部詩集《用我的詩愛你》，用詩歌記錄了這次愛心救援。對此，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吳志攀表示，召喚和凸顯社會中的善良、美好，思考人性



詩歌《我和屈原同一個DNA》十米書法長卷。資料圖片

的純真和意義，應該是新時期詩歌美學的關注點。從個人的哀怨、世俗的物慾中突破，發現新的詩性之美，是今天我們的詩人和詩歌要積極提倡的。張明認為，我們要用詩歌的力量關注當下，讓詩歌回歸社會才有意義。

近年來，在新媒體技術的支持下，詩歌的讀者更容易找到群體。豆瓣上，詩歌討論小組沒有削減過對詩歌的想像力，微信上，「為你讀詩」、「詩歌精選」、「讀首詩再睡覺」等公共賬號正在吸引人們對詩歌的日常關注。目前，一個詩歌熱潮悄然來臨。去年，全國各種詩歌活動超過一千場，今年各種詩歌活動更是噴發式增長。活躍在國際文壇上的詩人楊煉說：「現在中國詩歌比外國熱得多，各種各樣的詩歌活動異彩紛呈。」

詩歌熱的背後也有許多隱憂，因為無論如何回歸大眾，詩歌終究仍是小眾的。無論國際詩歌交流、詩劇、詩電影等詩歌藝術形式的創新活動，目前發展都存在資金不足、扶持不夠等問題。中國詩歌春晚總策劃屈金星介紹，許多詩歌活動經費靠詩人自籌或掏腰包。此外，當下詩壇缺乏激蕩人心靈的作品，缺乏時代的「歌者」。穿着背心短褲上台讀詩，詩會夾雜「煙火氣」、「銅臭氣」……缺乏對詩歌的嚴肅態度讓文化學者劉銅瑞等十分憂心。「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詩歌大國，中華民族是詩意的民族。」屈金星說，當下中國，人們浮躁的心靈需要詩歌慰藉，詩歌數十年後復熱在情理之中，也是以詩歌為代表的雅文化的回歸。